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創系十週年叢書總序 i

序一：潘步釗博士——記得那年花下 3

序二：陳志堅教授——微日子 6

城市的慾望

- | | | |
|-------------|-----|----|
| 窗框中的日出 | 林穎茵 | 10 |
| 城市雲端 | 陳泳恩 | 15 |
| 海濱 | 梁紫茵 | 18 |
| 濾鏡下的城門河 | 褚人偉 | 22 |
| 邂逅摩羅街 | 梁茗莉 | 27 |
| 送貨佬阿輝與香車街大佬 | 葉詠琪 | 32 |
| 由一張標貼而想起的 | 葛伊辰 | 36 |

復得返自然

- | | | |
|------------------------|-----|----|
| 困守 | 楊洋 | 42 |
| 燕返 | 譚俊熙 | 49 |
| 兩棵鳳凰木的距離
——從南山村到淺水灣 | 樊星 | 56 |
| 玉米 | 楊芊茵 | 64 |
| 其實我們都是貓 | 楊沛權 | 68 |
| 頑固的完美 | 張瑞珂 | 72 |

關係的距離

你與他們的距離	王迦玟	78
一種老朋友	劉港鑫	84
背帶	黃日暉	90
裝模作樣的無神論者	熊雨佳	95
家	郭杏瑤	100
窗邊的西提姑娘	李曉瑩	105

生活的起頭

紅月光	李雨潼	112
妳我	陳曦	117
正軌	黃境樺	125
深水涉 x 恐懼	鄧雅倩	130
我與麥當勞	陳奕芃	137
斷枝	甘文駿	145
大雨、巨浪與錨點	黃境樺	164
小偷	姚澄恩	173

序一 潘步釗博士

記得那年花下

對於一個高濃度的城市，我生長於斯，許多事情都不容易遺忘。微觀，除了是空間的理解，也是時間的觀照。近兩年，我在系內任教「香港文學」，總不忘提醒同學要真正認識香港文學，必須要知道香港作為神州大地的一個南陲小島，過去一個世紀，怎樣在風雲變幻的近代史中，夾在東西左右、古今雅俗的眾多夾縫中，成就自己獨特的城市面貌與圖譜。

只是，要用文字寫自己的城市，這樣的青春、這樣的目光，還是必須。於是我也在思索自己曾擁有的來去日常。終於，記得那年花下，月一樣圓，風一樣輕，文學一樣處處撩動年青的情思心靈。此刻翻檢，文集中許多作者都曾在我的課堂上，笑語相浮，陡然轉身，文藝思情卻原來濤湧濺溢——依稀可辨，我記得也認得。那年花下，謝娘解語，解語的是文心情的往還來贈，是詩情的私密，只要有青春，就可以席捲而來，即使我們此刻偶然高坐講壇，也只好捋鬚

頷首，尊重欣賞。

至於城市，是詩人筆下意象，詩心何處，宛轉隨形；存在倫常之外，也滲透成為情感家常，只要有愛就會精彩。讀集子中同學的文章，不論是出生成長於此地，還是為了問學或移居南來，總泛滿城市觀察與感觸聯想，有些句子直接鮮明又宛轉低迴，令人觸動：「我總想用力記住在香港親歷的一切」（〈兩棵鳳凰木的距離——從南山村到淺水灣〉）、「彷彿是意外闖進了大都市中一條隱藏的時光隧道」（〈邂逅摩羅街〉）、「缺半的彎月獨自懸掛於頂端，用幽幽的目光凝視着這座遙遠而不可及的城」（〈海濱〉）、「陌生土地上所有和故鄉重疊的部分都顯得殘忍至極，而由這種熟悉而陌生氣息帶來的回憶因為難以再現而令人渴望卻不停地失落」（〈妳我〉）、「猝然不防迎來了一場不停歇的雨，淅瀝淅瀝地下，大海中的船時有沉沒，香港就在大雨之中」（〈大雨、巨浪與錨點〉）……

編刊文集的一大快意，是可以同時進入許多不同作者的文字與情感世界，何況作者們是我的學生——熱愛寫作的年青人。有幸參與主編的工作，出力不多，但換回很好的教育和情感回報。文集中除了收錄中文及歷史學系的同學，還有其他學系中熱愛

寫作的同學作品，當中多篇更是近三屆城市文學獎的得獎佳作。當主編，也是讀者的一種，看到青春的寫作熱情，亦看到令人鼓舞的情感筆墨，這些方面，香港城市大學近年努力推動，提升校內創作氛圍與水平，居功不小。作為近三十年前已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的寫作人，對於大學，特別是中文及歷史學系的這份努力，我欣賞而感激，也令我為有幸能參與編輯這本同學文集而感恩。祝願這本集子是一個美麗的開始，往後日子，同學努力和優秀成績的刊彙，疊迭而來。

序二 陳志堅教授

微日子

這本作品集出版就如詩，她的意義不下於個人文集，源於學生的寫作靈魂終於重置。

有些時候同學就是無法坐下來好好看書，更遑論寫作。刷手機卻從沒考究天上星星的軌跡，那就會變成沒有視界的螻蛄。毛姆說：「當滿地都是六便士時，有誰抬頭看見月光？」大抵就是這個意思。如果我們都歸咎於生活的無可奈何，自然會產生無話可說的荒涼。有如靈魂拷問，好比王爾德說：「我們都生活在陰溝裏，但仍有人仰望星空。」這個人會是其中的同學嗎？既然天空十分希臘，記憶也很潮濕，其實只要開始關切石頭如何琢磨成光滑的鏡面，也留心眾聲喧嘩將引來怎樣巨大的意義，那末，終會發現原來世界的面積可以很大。

風過水無痕，玻璃夢易碎，然而，在無有紀年的光暈裏，開始有了一群真文青，把寫作看作認真事，慢慢地潛沉在如詩的生活裏，逐步尋找存在的真相。


在欲語還休的瑣碎中尋找個人的姿態，又折射出變幻的軌跡映照自己的青澀與荒蕪，呈現生活的種種存在方式，也就是存在的起頭。然後持續地多跑幾趟寫作行旅，同學也終有天會成為不折不扣的寫作旅人，在各種意義中產生簇新的存在價值。

這幾年任教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的課程，認識一群追求文藝的青年。其中有人告訴我徹底忘記了對寫作的追尋，寫作已在生活的荒誕中夭折。然後在仲秋與深冬之間，同學又問起我寫作的起頭，然後陸續收到同學的作品，或散文，或小說，或詩。感謝同學把自己重新置於寫作的門庭，接引生活的微觀，省視個人當下的質性而重新發現自我的存有，以文字的光度調校生活，以生活的沉吟引介寫作，重新把寫作視為存在的重要事情，真實且無法掠奪的據點。爾後在文字的真实與世界的虛晃中，再次流淌於誠摯的活脈中，過有意義的微日子。

作品集收錄了城大學生各種書寫，固然當中包括了三屆城市文學獎中城大的獲獎作品，反映城大學生近年的優質出產，成績斐然。而我特別要提出幾位學生的書寫，頗見細膩，又見熱誠。林穎茵〈窗框中的日出〉是我以為寫得最好的作品，細緻而具生活性，頗為耐讀；熊雨佳〈裝模作樣的無神論者〉如生命的

重塑，亦見難得；黃日暉〈背帶〉側寫母親，是意料之外的佳作。其他作品各有善處，都是用心之作，不妨一讀。

馬奎斯說：「無論走到哪裏，都該記住，過去都是假的，回憶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無法復原，即使最狂亂且堅韌的愛情，歸根結底也不過是一種瞬息即逝的現實，唯有孤獨永恆。」要能面對孤獨，寫作自然具備療癒作用。故此，我們要用書寫抵抗時間，也可抵抗遺忘。謹此寄語各位同學，繼續活在飄浮書房中，以筆耕為念，繼續書寫自己的微日子。



城市的慾望

窗框中的日出

林穎茵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文學士（中文及歷史）

我一直很好奇為甚麼窗框都是方方正正的，把頭枕上去，是令人絕望的冰冷，像個即將落閘的斷頭台，把我那些不切實際的慾念紛紛斬斷。樓下的紅燈聲若有似無地傳到耳畔，愈響愈急促，彷彿在為我的行刑作最後倒數。

書桌就在窗戶旁，側仰着頭向窗外望去，除了高樓還是高樓，視線被放大的大廈遮擋，沒有風景、沒有遠方，可我仍習慣在逃避手上的忙碌時把頭探出窗外，趁着晚風微涼，骨碌着眼珠四周瞧瞧。偷窺的癖好不知從何時而起，偶爾有三兩戶開着燈、沒關窗

簾的，便會被我一直窺視着。我趴在窗前，嘴裏含着顆廉價甜膩的檸檬味果汁糖，分泌出大量唾液充滿口腔，托着腮搖着小腿，一看就是數個小時。

左上方那戶應是在播放着那些毫無營養的老套肥皂劇，只見天花板上反映出紅的綠的紫的光不斷交替閃爍，豔麗非常；正上方的好像長期沒有人，好幾次看上去空空蕩蕩的，卻一直開着溫暖的橙燈，我不死心地仰着頭緊緊盯着，可始終只有桌面上那牛頓混沌擺在有規律地不斷擺動，時間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流逝；右下方是一家開在大廈低層的樓上酒家，近窗邊的是一圍可容納十多人的大圓桌，我只能看見那群男女的後腦勺，時而半鞠起身子敬酒夾菜，比那混沌擺還要無聊幾分。

城市中的窗景沒甚麼值得看的，但勝在和諧安逸，四方的窗框透出白的橙的光，或許會有一兩棵綠植纏繞在旁，狹小的空間中沒有精美的裝修、高檔的家具，卻充滿了讓人安心的生活氣息，看着或忙碌或閒暇的身影，總能平復心中的焦慮。

房間的窗戶朝着正西方，正是觀賞日落的好位置，但要在家中房間直接欣賞日落美景，於密集參差